2019 年第 6 期　　民族文學研究　　No. 6, 2019
第 37 卷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Vol. 37

《越人歌》研究辨正

梁庭望

内容提要： 历史上研究《越人歌》的一些学者，对《越人歌》的背景理解不够深入，对“交欢”一词的理解有误，从而歪曲了鄂君子晳和榜枻越人的关系，这与《越人歌》本意明显不合，即与形势不合、与场景不合、与民俗不合、与民族关系不合、与目的不合。《越人歌》之所以能够长期流传，是因为它提倡的是一种谦虚礼让的品格。

关 键 词：《越人歌》　鄂君子晳　榜枻越人

《越人歌》产生于公元前 529 年，时为楚灵王子围十二年。5 月初，楚灵王三弟子比趁灵王出征发动政变，升楚初王，灵王的同母四弟鄂君子晳被指定荣任令尹（政府首脑，类似后世的首相、丞相、总理）。这次短命的政变仅仅维持十多天，五弟弃疾再次发动政变，夺得权柄，是为平王。5 月 22 日，子比和子晳双双自杀。子晳刚任令尹，急忙在今湖北省东南部武汉东边长江南岸重镇鄂州举行舟游盛会，以示政变成功。因属于庆典，现场规模宏大，装饰华丽，排场非凡。史载子晳乘“青翰之舟，极𦳝芘，张翠盖，而检犀尾，班丽桂社，会钟鼓之音毕。”①青翰即长而硬的羽毛，用来装饰整个王舟。𦳝为一种贵重华丽的香草；芘即钟葵，也是一种名贵香草；极是穷尽。凡能够找到的香草都穷尽搜集用来装饰游船。古代帝王出行，其乘舆都有以翠羽为饰的华盖（顶盖），其形状仿春兰荷盖，圆形，多节，多色，极华美。这翠盖显然是竖立于子晳王座的旁边，顶上张着翠羽修饰的顶盖，以显示王者风范。犀牛又称灵犀，指其感应灵敏，检即捡拾，手持犀尾表示智慧、灵异、能心领神会，是对子晳能力的赞誉。这场庆典像樨（桂花）装点的节日盛会社日一样斑斓瑰丽，热闹非凡，故有钟鼓乐队现场造势。场面宏大的钟鼓乐队演奏刚停止，榜枻越人女歌手便第一个上前“拥楫而歌”，向子晳致敬。榜即划动，枻即短桨，表明她划动的是一条小游船，适应于女性划动。《中华文学通史》在引用时，将“榜枻”理解为地名，说歌手是榜枻地方的越人，②理解错了。越人歌手满怀豪情地献歌，越人歌手唱的是越语歌，史官以汉语记下其音：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

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

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

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

---

①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77–278 页。

② 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一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年，第 608 页。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①]

子晰听了很感动，“乃榻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以当时楚人对女性的最高礼节表示感谢，同时也藉此表示对越人的友好。

《越人歌》的汉字记音历史上一直未能得到破译。上世纪 80 年代，韦庆稳先将汉语记音逐字还原为上古汉字读音，又根据译文与试拟的上古越语词相对照，然后再与现代壮语词音相对照，发现用现代壮语也能大致读通，[②]因而可以说是一首早期的壮歌。新译歌词如下：

今晚是何佳节？仪式这般隆重！船中坐的谁人？原来王子驾临。

王子接待赏识，我自感激不尽。何日再与同游？恩德永记在心！

这首歌不但能用壮语读通，而且反映了壮族的表达习俗，一是喜欢以歌表达自己的深情；二是“恩德永记在心”的“心”，原文是“喉咙”，原来壮族人以喉咙为思维器官，现在依然是这样。比如说“我心中喜欢你”，壮话会说成“我喉咙喜欢你”（hoz gou gyaez mwngz）。这就证实，榜枻越人是一位壮族的先民。春秋战国时代，壮族先民的苍梧部北界达到洞庭湖之南，分布于洞庭湖南北的扬越也与壮族祖先有渊源关系，子晰请一位壮族祖先歌手与会是顺理成章的。

对《越人歌》的评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越人歌》条写道：“《越人歌》清楚表达了越人对鄂君的感戴，说明了楚越人民的亲密关系。它被传为鄂君礼贤下士的佳话。”[③]《中华文学通史》评价：“这首《越人歌》在先秦诗歌中独放异彩，它的词序和虚词造句、押腰韵、取长短句式等特点，都不同于中原诗歌形式，而更接近现今壮侗语族各民族的民歌。就其内容而言，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得与王子同舟’时的受宠若惊。‘今日何日兮’与‘今夕何夕兮’两个诘问句的运用，突出表现了‘今日’与‘今夕’的不平凡性，以及作者忘情于舟游的激动与兴奋。‘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更是比兴自然，音韵和谐，真切地表达了作者作者因语言隔阂而不能向鄂君子晳一吐爱慕之情的遗憾。总之，《越人歌》反映了楚越两个民族的友好交往，表达了他们的团结友好愿望。也正因为这样，在‘越译’将越语原歌翻译成‘楚语’之后，鄂君子晳不禁‘榆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对歌者待之以重礼，足见其艺术感染力之强烈。”[④]

遗憾的是，历史上研究《越人歌》的众多学者，包括古代的欧阳询、朱熹和现代的梁启超这样的名家，都置《越人歌》的背景于不顾，而把眼睛盯在“交欢”“行而拥之”“举绣被覆之”这些字眼上，展开自己的想象，给鄂君子晳和榜枻越人的关系进行歪曲。唐代欧阳询在《艺文类聚》的“宠幸门”中录有吴筠的一首诗：“不道参差菜，谁论窈窕淑。愿君披秀被，来就越人宿。”[⑤]暗示《越人歌》写的是“性爱”。朱熹《楚辞集注》中写道：“《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拥棹而歌此词。其义鄙亵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余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

①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 278–279 页。

② 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载《民族语文》编辑部编《民族语文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1216 页。

④ 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一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年，第 609 页。

⑤ 吴筠：《咏少年诗》，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574 页。

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①]朱熹虽然认为《越人歌》是楚辞的渊薮，但“其义鄙亵不足言”，评价中已经暗含“色情”。“鄙”即粗俗低劣；“亵”即轻慢淫秽，故“贱”。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学及其历史》中写道：“《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玩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②]最后给鄂君子皙和榜枻越人的关系下的定义是“性取向”。有名人的诱导，很多人便跟着顺杆爬，给予曲解，甚至泼“求爱”“性取向”“同性恋”“微笑着把她带回去”这样的脏水抹黑。有人认为，“如此柔软娇媚……其为情歌，恐怕很难否认”[③]；有人定性，认为是“民间恋歌”[④]；席慕蓉在《在黑暗的河流上》说得最露骨：“明白了越女的心之后，就微笑着把她带回去了。”[⑤]但因为无法确定榜枻越人是男是女，于是又出现了同性恋说法。旅美华人康正果在《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第三章的《男色面面观》则认为是“同性恋”[⑥]。这种胡乱的解释，影响到青年和外国人，任海燕《〈越人歌〉赏析》写道：“笔者读出了这位女子不可自抑的欢喜，看到了她的爱唤醒后明亮灿烂的笑颜。这首诗重重击中笔者的，恰是这种爱的绝望与哀伤。”[⑦]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白安妮写道：“We heart will never fail, For I have known my lord”（我的内心虽然顽冥，幸而犹未自绝，因为我深深了解王子）[⑧]。意思《越人歌》是恋歌。

问题出在对“交欢”一词的理解上，《辞海》对“交欢”的解释是：“谓相交而得其欢心。结好。《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说苑·善说》：‘犹得交欢尽意焉’。”[⑨]《现代汉语词典》“交欢”解释：“①结交而彼此欢悦；交好：握手交欢|愿与交欢。②指性交。”[⑩]《辞海》的解释首先是“相交而得其欢心。结好。”《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也是“①结交而彼此欢悦；交好。”以上诸家不理《辞海》的解释，也不理《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义，专盯第二义，这与《越人歌》本意明显不合，即与形势不合、与场景不合、与民俗不合、与民族关系不合、与目的不合。

第一，与形势不合。楚共王一共有五个儿子，皆庶出，长子子昭（康王）、次子子围（灵王）、三子子比（初王）、四子子皙（令尹）、五子弃疾（平王），为争夺王位打得不可开交。康王传位于儿子楚郏敖，子围杀楚郏敖夺得其权，是为楚灵王。公元前529年4月底，楚灵王子围率军出征驻扎在乾溪（今安徽省亳县），准备讨伐徐国（今江苏省宿迁）。曾被楚灵王杀死的蔡国大夫观起，他的儿子观从为了报复灵王，怂恿子比发动政变，夺了王位，称楚初王。子比任命四弟子皙为令尹，五弟弃疾为司马，掌军权。榜枻越人献歌正是在子皙以舟游盛会形式庆祝政变初胜荣任令尹的仪式上。楚灵王听到政变消息，军队惊散，他流落在外，饿极倒在野外，被一位官员的儿子抬到家中，5月15日死去。但京城并不知道灵王已死，掌握军权的

①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②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③ 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个微宏观互渗的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9-590页。
④ 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8-349页。
⑤ 席慕蓉：《在黑暗的河流上》，收入《席慕容经典作品集》，厦门：鹭江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
⑥ 康正果：《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2-104页。
⑦ 任海燕：《〈越人歌〉赏析》，《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3年第2期。
⑧ 白安妮：《玉台新咏》（英文），英国企鹅出版社，1982年。
⑨《辞海》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794页。
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46页。

弃疾阴谋再次发动政变，他趁机大造舆论威胁子比和子皙，说灵王要回来杀死你们。立足未稳的子比和子皙大惊，于 5 月 22 日双双自杀身亡。这是一个短命的政权，子皙只是当了十多天的令尹，他和子比外防灵王率军归来报复，内防弃疾发动政变，日夜提心吊胆。在这样要命的争权夺利时刻，子皙哪里有闲适时间来玩弄女人，不过是想赶快用舟游盛会仪式来暂时稳固刚刚得来的权益罢了。

第二，与场景不合。舟游盛会讲究排场，大船装饰华丽，“極芮芘，张翠盖，而检犀尾，班丽桂社”，还有“钟鼓之音”的庞大乐队，缙绅簇拥，显贵云集，子皙旁边还有越译。在这样盛大的仪式场面，子皙能够做的只是依照世俗拍拍歌手的双肩，把一幅被面披在他身上，胆再大也不可能当众与越女上床。当年叔梁纥与颜女“野合”，华胥氏履大人足而孕，都是背着众人的。无论是场景和心思，都不可能让子皙有“性取向”之机。

第三，与民俗不合。战国时期，壮侗语族民族已经有壮锦的雏形，可做被面。这种花纹繁缛的被面，可以做庄重的礼品。后世延续，壮锦成为贵重的贡品，因之也就成为官方和民间在庄重的场合的馈赠佳品。战国时，楚国和杨越情侣之间的馈赠民俗，《九歌》里有记载。《湘夫人》中唱道：“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①]，袂即衣袖，此处代衣；褋，单衣，此处指贴身内衣，两者都被认为是爱情的信物。爱情受损，爱情信物弃于江中，此为当时民俗。子皙送的是被面，不是“袂”或“褋”这些爱情信物。“举绣被而覆之”属于庄重场合重谢的礼仪，一般只有一定身分的人才能够享受。这里破例，是出于“统战”越人的考虑，与送爱情信物习俗无关。

第四，与民族关系不合。子皙在血雨腥风中夺得令尹高位，赶快举行就职典礼，在周游盛会上，钟鼓之声刚停，就请越人歌手首先献歌。目的绝不是什么“性爱”，而是向越人表示敬重，希望越人支持他。榜枻越人诚心诚意的献歌，也绝不是向子皙示爱，而是对新主子表示拥戴。楚之先人祝融本是火正，是给颛顼或高辛烧火做饭的，地位卑下。后不肯寄人篱下，才迁往鄂西北，直到西周末，也“还是一个混迹于蛮夷之间的小国、弱国”[②]。屈居于睢山之间。至鬻雄“筚路蓝缕”，艰苦开拓，渐渐崛起，子熊丽继之。《墨子·非攻》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③]到熊丽之孙雄绎，与周室关系稍微解冻，趁势发愤图强。《左传·昭公十二年》中其子孙追忆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④]终于，楚国在楚人的顽强开拓之下，逐步强大起来，并一步步走向江汉平原，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开始向各方进击，开辟疆土。因“楚人在早接触的越人是扬水流域的，因而称之为‘扬越’，后把长江中游的其他越人也笼统称之为扬越了。”[⑤]楚伐扬越，直打到鄂，鲸吞之，扬人建立的鄂国遂灭，今湖北黄岗螺蛳山遗址尚掘出扬越文化遗存。虽然楚人统治杨越直到洞庭湖之南，但人数是少数，百姓中今湖北、湖南西部边界是苗瑶和土家先人，势力不大。而江汉平原直到岭南大面积都是越人，主要是壮侗语族民族先民，尤其是苍梧部。仓梧（又作苍梧、苍吾、仓吾）历史悠久，《逸周书·王会》上曾提到“仓吾翡翠”[⑥]，周代青

---

①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37 页。
② 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25 页。
③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485 页。
⑤ 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44 页。
⑥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铜器上有“苍吾”铭文，可见早闻名中原。《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①]《礼记·檀弓下》亦云：“舜葬于苍梧之野。”[②]《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九嶷，山名也，在苍梧，虞舜所葬也。”[③]九嶷地望，“在今县治（宁远——笔者注）南五十九里。”“疆连岭南，雄控百越，万谷滜会，林木蒙翳，其崇隆粤衍，包经全楚，载在经典，埒于五岳。”宁远“西界道县，南界广东之州，东北界常宁，北界祁阳。”“九嶷亘其南。”[④]又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引《史通·疑古篇》称“苍梧国自广东至湘潭。”其境内有苍梧山，“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野。”[⑤]苍梧山即九嶷山。这说明，古仓吾部分布地跨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区，即广东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和湖南洞庭湖之南的广大地区。洞庭湖是古越语汉字记音，越语语法。洞又作峒、垌，古越语，指山丘包围中的一片平地。在壮侗语族民族分布地区，到处都有峒、洞地名，读音 deongh（to ŋ⁶）。后来就成为壮侗语族民族分布地区的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即省、府、州、县、峒。洞庭湖的“洞”即是 deongh，即是一大片平峒、平野，“庭”越语读 dumz（tum²），意思是大水淹没。洞庭湖越语意思是大水淹没的平野。可见杨越分布之广，洞庭湖一带也曾经属于壮侗语族民族先人，后楚人向南扩展，杨越人才南迁，直到明代还有人自湘南迁入粤西。江汉越人势力很大。《尚书·武成》载，周武王讨伐纣王时，杨越人参与，“血流漂杵”[⑥]。楚王族依靠杨越作为基本民众，杨越依靠楚王族管辖护卫。楚人尽管与江浙越国战争不断，但在楚国境内，天长日久，与杨越却有了比较亲密的民族关系。这就是子皙之所以请越人第一个献歌的缘由，他当时哪里敢占越女便宜。首献《越人歌》可以说是子皙对越人进行“统战”，也是楚王族与杨越民族团结的赞歌，与“性爱”无关。

第五，与目的不合。这首歌的目的在于，它主张善待臣民，礼待下人，知错必改，记住水可覆舟之教训，这很符合儒家民为邦本和仁政的观点。后人于是借它痛斥贵族的傲慢无理，树立一种谦恭品格。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引用此歌，当有此深意。文中写道：“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游水之上。大夫拥钟，钟县令，执将军号令，呼：‘谁能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庄辛选延舆手而称曰：‘君独不闻夫……’。”接着讲了《越人歌》故事，以谏襄成君，最后还斥责他：“鄂君子晰，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令君何以逾于鄂君子晰？臣独何以不若榜枻之人？’又责问襄成君：“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当即悔悟：“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之长者矣。未尝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⑦]当时襄成君刚刚被封为阳陵君，封地在襄（今湖北襄阳），地位低于楚王和楚王子，但高于一般朝臣。襄成君受封当日要上船，钟县令怕他掉到水里，招呼人去扶他。庄辛自告奋勇去把襄成君的手，襄成君是君，庄辛是臣，地位低于襄成君。襄成君认为自己高贵，手不能让庄辛接触。庄辛在历史上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他用子皙礼待船工的例子批评他，襄成君窘而语塞。子皙地位高于襄成君，这个例子让襄成君无法拒绝。可贵之处还在于，襄成君当即悔悟，“乃奉手而进

① 司马迁：《史记》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44 页。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③ 刘安著，陈广忠译注《淮南子译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4 页。
④ 曾继梧等编《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民国 20 年（1931）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 年。
⑤ 梁玉绳：《史记志疑》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4 页。
⑥ 李民、王健译注《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226、227 页。
⑦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 277–279 页。

之”，并诚恳地说：“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①]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显宦知错必改礼待臣民的显例，有始有终，它很符合儒家民为邦本和仁政的观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名人们置这样一种崇尚高尚品格的背景于不顾，却拉扯到“性”上去。

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引用此歌，极有深意。它反映了以下四点：第一，通过《越人歌》表达了越人对楚王族的拥护。“山有木兮木有枝”，在此把楚廷比喻成为“山”，越人犹如山上的“树”，树附属于山，很形象。如果把楚廷比喻为树干，则越人是他的枝叶，也很形象。“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垢耻。”榜枻越人得到王子的赏识，王子放下王子身分，用手扶了扶船工的双肩，给她披上华丽的被面，在那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必然使船工既感激又惶恐，这很适合在那样特定场合一位平民船工的心态。“心悦君”则释放一个信号：表达了越人对子皙等楚王族的拥护，表达了对新主子的拥戴，也表达了越人与楚人的友谊。第二，从子皙这方面来说，子皙对越人船工的赏赐，是超常的。这种超常的举动，表达了子皙初得令尹的忐忑不安，急需得到楚国境内力量强大的越人的拥护，于是屈尊赏赐越人。他也是通过超常的行动，向越人传导一个信息，子比的政变成功了，楚廷换王了，政府首脑更换了，越人应当拥护新政权。第三，刘向用《越人歌》故事批评了襄成君的傲慢。新楚王的弟弟官拜令尹，是楚王之下万民之上的高位，尚且放下高高在上的身分，礼待一位平民船工，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的手就那么高贵？你不过是新得到楚王的提携，给你一个阳陵君名誉就翘尾巴啦？庄辛大小也是楚国的朝臣，比榜枻越人身分、地位高多了，你的手就不能够让他碰，合适吗？不用说让你礼待船工，让你礼待朝臣都不行，水能载舟也能够覆舟，你难道不懂吗？这个批评很严厉，这就为后世的官员礼待平民、礼待地位比自己低的官员建立了规范：人不可太过傲慢，要谦恭，要礼待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这就是《越人歌》故事得以长期流传的原因。第四，襄成君受到批评，而且是当众人的面，一般都下不了台，甚至愤然离去，或找个理由辩驳。但襄成君不是这样，他立刻接受批评，当场改正，“奉手而进之”，把手伸给庄辛。并且说：我青少年时代，也曾经以谦恭的容颜面对长者，从没有这样草率，“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这个改正之快，改得之彻底，对一个“君”来说就很不容易。在这里，刘向又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样板：人都有错的时候，但不要顽梗，不要冥顽不灵，要知错必改，知错快改。

封建时代，帝王后妃成群，高官显宦们淫乱无常，但儒家主张授受不亲，官员们也还不敢太放肆，在场面上还是要装正人君子的，绝不会以寻欢作乐做“礼待下人”的样板。《越人歌》说的是王子礼待船工这样的典型，加上襄成君悔悟情节，构成了规范官员行为的典型，故而被拿来做王侯礼待臣民的范本。《越人歌》之所以能够长期流传的原因，全在于它提倡的是一种谦虚礼让的品格，决不是什么“性取向”“性爱”“同性恋”。再则子皙礼待越人船工，给予很高的礼遇，船工受宠若惊，谦恭地向新主子表示拥戴，也体现了楚人与江汉越人（主要是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的密切关系，歌颂了民族团结，这使《越人歌》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

（梁庭望，中央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吴　刚】

①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 279 页。